

诗词中的宁夏 (之六十)

渐行渐远的萌城

张 嵩

萌城,在今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镇东南部,是惠安堡镇所辖的一个村子,称萌城村。萌城的名字虽然富有诗意,但如今的知名度并不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似乎消隐于岁月的某个角落,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院左金都御史、总督三边军务的冯清就有一首描写《萌城道中》的诗:

雨后山城肃似秋,晓天岚雾望中收。
蒿茅一色连空远,山水翻花绕涧流。
堡寨沿边屯虎豹,乡村随处牧牛羊。
瞳瞳霁日云霄上,咫尺清光一举头。

这首诗选自《弘治宁夏新志》。冯清的笔下,雨后萌城周边的景色十分清爽怡人:天气初肃、风清气朗如同秋天,远远望去连天的晓雾尽收眼中。一色的蒿草看不到尽头,翻滚着浪花的流水绕着山涧穿行。一路走来,堡寨沿边驻扎着勇武的军队,由于有着军队的保卫,乡村四处都放牧着牛羊,云霄之上旭日初升由暗而明,散发出的光芒仿佛就在头顶上方很近的地方。诗作反映了一段明中期北方边地了无战事生活平静的场景,诗中也暗含着对明朝廷的赞颂之意,这也是当时官员作诗的通病。冯清作为朝廷一方大员,事务诸多,十分繁忙,从他留下的诗作就能看出。诸如《盐池道中》《灵州道中》《王宏堡道中》《石沟道中》《沙井道中》等等,似乎一年四季都行走在屯兵城堡和过往驿站之间。封建时代勤政的官员也有责任和担当,为国尽忠,使人钦佩。

明代还有一位诗人蒲彦徵写有一首《萌城夜坐》的七律:

山城展转望萌城,灯火如流逼汉星。
钲鼓弄声清夜月,旌旗挥色冽寒营。
龙飞北极知清武,鼠窃西边尚构兵。
坐久餘怀当此夕,愁闻谁角奏深更。

这首诗选自《弘治宁夏新志》。只知道作者蒲彦徵是明代行人(即出行或

出征的人),山西太原人,其余不详。这首诗是作者客宿萌城驿站馆舍,夜不能寐,叙述是夜所思所见所闻的情景。诗意浓烈,境界开阔,对萌城之夜的境况进行了绘声绘色地描写。钲鼓弄夜月,旌旗列寒营。龙飞知清武,鼠窃尚构兵。文采飞扬,激情饱满,显示了对己自信,对敌蔑视的一种无畏精神,是一首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相互交织的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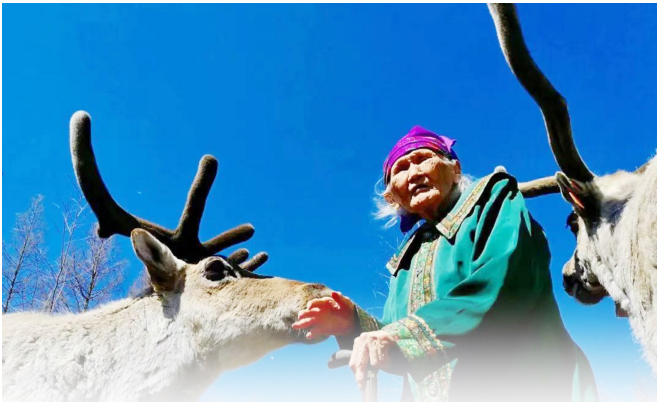
至清代,萌城日渐衰落,已不见往日“灯火如流”的繁盛之景。民国时期的文人王海帆有一首《萌城道中》的诗作,从中即可以看出萌城在岁月变迁中逐渐衰败的景象:

白草黄沙没汉关,战场千载几人还。
防边自是前朝事,今日凭窗看远山。

诗人经过萌城,怀古凭吊,述说前朝往事,而他眼前的萌城已与明朝时期的萌城大不一样。此时,萌城已是白草黄沙淹没的一座荒城,不复往日的繁华,唯有叹息岁月的苍苍与无情。这首诗选自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海帆诗集》。王海帆是甘肃陇西人,民国时期曾任甘肃化平县(今宁夏泾源县)知事,甘肃庄浪县县长等职,一生著述丰厚,颇有诗名。他为近代萌城的苍凉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1月,红军一部向东转移途中,在萌城一带将追击至此的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团歼灭,取得阻击战的胜利。萌城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将台堡会师后在宁夏境内进行的最后一次激烈战斗,掩护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也给刚刚诞生的盐池、豫海、环县等苏维埃政权扫清了障碍。

萌城不仅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也有着红色的基因,这一切都发生在看似不起眼的萌城身上,但现实中的“它”却是平静的,波澜不惊,十分淡定,并没有为历史所累,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些“故事”从自己身上经过,且渐行渐远。



鄂伦春族早年生活的场景、萨满、渔猎文化、喜获丰收的田间地头……近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族乡,目之所及处,一幢幢楼房墙体上,一幅幅独具特色的民族彩绘带着古老与文明交相辉映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族人们都说我画出了大家的心声,鄂伦春族的生活就是在党的关怀下一步一步变好的。”年近六旬的关桃芳,是鄂伦春族桦树皮镂空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墙体彩绘正是出自她的笔下,族人生活的剪影,如今被她栩栩如生地镌刻流传。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人世世代居住于大兴安岭腹地,以打鱼和狩猎为生。1953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入下山建村定居,告别桦皮为屋、兽皮为衣、栖息山林、流离转徙的游猎生活。70年来,这个从林海中走来的少数民族,在大兴安岭深深扎下了幸福根。

如今,干净整洁的鄂族新村民房、鲜艳醒目的仿“撮罗子”民宿……漫步在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乡,浓郁的民族风情尽收眼底。1970年,孟淑卿的女儿关爱民出生在本木楞房子里。“传统的木楞房子,没有房间隔断,也没有地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很不方便。在我14岁那年,住上了砖瓦房,学校就建在了家旁边,走上10分钟就能到学校了。”关爱民说,比起母亲小时候的生活,她幸福多了。

现在,孟淑卿和女儿关爱民都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鄂伦春族斜仁柱”的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来,她们将鄂伦春族曾经的生活生动再现,将桦树皮文化、兽皮文化、狩猎文化发扬传承。“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从林海间的山岭上人家到新时代的小康之家,70载岁月变迁,歌声里的鄂伦春族依旧昂扬。

延伸阅读

作家迟子建的著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曾吸引无数读者对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在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据《光明日报》)

香水的历史:

从“神圣之物”到单纯的享乐主义

香曾被认为是神圣之物与神灵相联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食用动植物,摄取、消化,然后排泄废物,注定要与身体所产生的气味抗争,而众神则以献祭的馨香、因崇拜而燃点的宜人芬芳为食。诱人的气味甚至是神性独特的标志:古希腊人认为“令人愉悦的气味”表明神的显现。基督教徒的想象里同样如此,在《圣经·新约》中,基督因美好的香气而与众不同。数千年的历史已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其所浸润的意义,远远超越“让使用者好闻”这一简单目的。在每一瓶香水购买的背后,都存在着令人着迷的深刻议题,这些议题出于道德规范或愉悦心理,将美德与恶习、世俗与神圣、庸俗与精致融为一体。

香最早的用途与人类的诞生交织在一起。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狩猎采集者燃点芬芳的木材与树脂以敬神灵,袅袅升起的烟雾将祈祷送至神明耳中。

在古埃及,香是神圣之物,由祭司于神庙中制作。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神庙(如埃德夫神庙)内的“实验室”墙上发现了调香配方。香的神奇力量也使它成为帮助人们抵御疾病的无价之宝。如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盖伦的著作所述,希腊和罗马发现了香的治疗用途,例如用于治疗头痛或妇科疾病。

在没有肥皂的世界里,主要用可溶解污垢的芳香油来洗浴和搞卫生。芳香油被保存在一个扁平的球形陶瓷罐中,便于取用涂抹。身体涂满芳香油,在清水冲洗之前还会使用刮身器刮干净。这类器具常见于希腊浴场中,这种浴场在公元前5世纪推广了集体公共浴场的理念。在一个圆形房间中,大约有20个“浴位”——供沐浴者坐下的独立石制扶手椅,围绕一个水池排成一圈。这种集体沐浴最终演变成罗马帝国的温泉,可容纳数千名沐浴者。



中世纪香的使用主要局限于预防和治疗疾病

16世纪随着可怕的瘟疫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公共浴场被关闭,私人沐浴也大幅减少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散发难闻的气味是患病的迹象。为了阻隔瘴气,人们佩戴一种香球,其中装有不同的草本香料,以此建起一道嗅觉屏障。

17世纪,香球被其他容器所取代,例如随身携带的香囊,但其中所含的香气依旧保留了同样的预防功效。

19世纪对香的认识重新回到单纯的享乐主义维度。在这个革命此起彼伏的世纪,公共政策力求控制工人阶级,因他们被视为危险之最;卫生保健已经推广到了大部分人群中:城镇中建起了专门的沐浴场所,学校和军队中都会教导洗漱。人们会将少量淡水香倒入洗浴用的水中,而最富裕的阶层则在手绢上洒上几滴浓度更高的香精为自己增添芬芳。

这一时期最知名的香水屋包括皮维(创建于1774年)、霍比格恩斯特(创建于1775年)、维奥莱(创建于1827年)、娇兰(创建于1828年)、皮诺和梅耶尔(创建于1830年)以及米约(创建于1860年)。

从19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针对芳香植物的全新处理工艺,尤其是出现了挥发溶剂萃取法。虽然这些分子中大部分以天然状态存在,但这是人们首次通过其他化合物进行化学反应获取,而不再从植物中萃取。这对香水调配来说是革命性的。

这些原料脱离了自然界被引入业内,开启了创意的可能,催生出全新的、更为抽象的香水香型:东方(orientals)和馥奇(fougères)。在东方香型中,香子兰或香脂基调与前调中的香柠檬互相制衡;馥奇香型则是基于薰衣草-香叶天竺葵-香豆素的谱调,并首次运用于1882年霍比格恩斯特推出的皇家馥奇和1889年娇兰推出的姬琪之中。

19世纪70年代末,百货公司开设了香水柜台,城市里开始出现只销售香味产品的商店,即“香之集市”。相反,为了提高价变得合理,将自己定位于市场最高端的那些调香师则必须在客户眼中构建出一个奢华形象:他们缩减产品系列,以使产品的定位更清晰,香水瓶变得引人注目且艺术化,而调香师的精品店则成为展示其品牌魅力之所。

咆哮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战后岁月

▼ 电影《香水,一个谋杀者的故事》剧照。



20世纪20年代最显著的标志是高级时装设计师进入香水市场。保罗·波烈一马当先,于1911年推出香水品牌罗西纳之香。他选择以女儿的名字作为品牌名称,其实犯了一个营销错误,没能充分发挥自身作为高级时装设计师所获的声誉美名并建立起与之关联的品牌形象。十年后,当嘉柏丽尔·香奈儿推出“五号”时,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在香奈儿的引领下,几家高级时装屋热切投身香水行业,催生出生于至今仍经典的作品:让·巴杜发布了代表恋爱三个阶段的“爱慕”“我知道什么?”以及“告别理性”之后,调香师亨利·阿尔梅拉于1930年创作了“喜悦”,馥郁饱满的玫瑰和茉莉组合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配方,其问世犹如一首颂歌,唱出抗击金融危机的喜悦。

在全新竞争中,声名显赫的香水屋依然屹立不倒。始创于1828年的娇兰是19世纪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在此时期依旧累积美誉:雅克·娇兰调制出许多大师级杰作,如“阵雨之后”“蓝调时光”“蝴蝶夫人”和“一千零一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法国香水屋遭到重创。娇兰在巴黎郊区布瓦科隆布的工厂在1943年被炸弹袭击,直到1947年才在邻近的库尔布瓦完全复工。卡朗的犹太裔创始人埃内斯特·达尔特罗夫于1939年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勉强躲过了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下德国军事当局的劫掠。但紧随大战结束,香水业从商业乃至嗅觉层面,都迎来了一个全面复兴的时期。

过去的六年压抑了一代人的创业精神,也是这一代人在战后促成了众多全新的时装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对于这些品牌而言,立刻把经营范围延展到香水似乎至关重要:1947年2月12日,迪奥在时装系列首秀当日,还发布了“迪奥小姐”,

这是一款绿意西普调香水,以明快的白松香修饰主体香调。皮埃尔·巴尔曼的时装屋成立于1945年。

次年,推出了“香榭丽舍64.83”,其名字取自巴尔曼总部的电话号码;1947年又推出了“绿风”。几年后,纪梵希也发布了原本为奥黛丽·赫本创作的香水——“禁忌”。

1946年,鲁尔调香学校诞生,开创了一种塑造行业的全新模式,随后所有其他的配方公司也都遵循这种模式,包括于1895年成立的芬美意和奇华顿,还有后来由波拉克与施瓦茨合资及范·阿梅林根-哈伊布勒于1958年合并而成的国际香精香料公司。今天,这些组织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香料供货商,拥有数量最庞大的调香师。(据《新京报》)